

几年前，二伯的独生儿子大庆修了新楼房，在楼房旁边，又修了两间小屋，一间睡屋、一间灶屋，给爹娘用。二娘在世的时候，老俩口在灶屋里做饭吃，二娘去世了，大庆叫二伯过去跟他们一块吃。

二伯年过八旬，不大注意卫生，牙齿只剩下几颗，吃饭时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儿媳妇很嫌弃。二伯心里灵便，再吃饭，端了饭碗，随便夹点菜到一边去吃。尽管这样，一块吃饭没几天，儿媳妇便指桑骂槐，摔盆打碗。

大庆再叫二伯过去吃饭，他摆着手说吃过了。大庆问他到哪里吃的，二伯说自个儿开了锅伙，还说以后他们都自个儿开锅伙。大庆晓得是媳妇的原因，劝了爹几句，叹了口气走了。

平日里，二伯去自家田里转转，看看禾苗的长势，再到未家坪转上一圈两圈，遇到熟人，人家主动跟他打招呼，也爱搭不理的。经过路边垃圾桶时，二伯还是会上前瞅瞅，捡些能够换钱的塑料瓶子或纸盒子。

闲不住的二伯，见院子里落了枯树叶，默默拿了扫帚打扫，扫完便走。大庆到后山下桔子，二伯也挑了

箩筐去帮忙。

那年，二伯的孙子娶了媳妇。眼看孙媳妇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二伯很高兴，我要添重孙了，我也是有福气的人哩！二伯背着手在外面转时，嘴里哼着小曲小调，快活得像个神仙！

后来，孙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一家人乐开了花。

重孙越来越讨人喜欢。一天，孙媳妇抱着孩子在院子里晒太阳，二伯坐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也晒太阳。二伯直愣愣地盯着孙媳妇怀里的重孙看。当重孙发出唧唧嘎嘎的笑声时，二伯情不自禁地朝孙媳妇走去。二伯想逗一逗自己的重孙哩。

孙媳妇很警觉，没等二伯伸出那双黑瘦的手，早一步站起来，抱着孩子进了屋。二伯木头般杵在那里，不知所措。

二伯话渐渐少了，脸上看不到一

二伯

(小小说)

魏咏柏

点笑容。平日里，二伯仍去自家田里转转，看看稻子的长势，再到未家坪转上一圈两圈，遇到熟人，人家主动跟他打招呼，也爱搭不理的。经过路边垃圾桶时，二伯还是会上前瞅瞅，捡些能够换钱的塑料瓶子或纸盒子。

有一回，二伯到镇上赶场，挑了几样玩具回来，悄悄放到孙媳妇门口。第二日，看到孙媳妇将玩具扔到垃圾桶里，二伯的眼神一下黯淡了。

去年腊月，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未家坪有个从武汉打工回来的小伙，一大家子10来口人一块吃的团年饭。村干部晓得了，如临大敌般将小伙弄到卫生院测体温、量血压，叫他一人不准外出，在家里隔离半个月。大家伙从电视上、微信上逐渐了解到疫情的严重性，全村人都开始老老实实待在屋里，不敢出门，不敢扎堆，生怕染上病毒，有事非要去

出去办，也是戴着口罩。

二伯却跟平日里一样，仍去自家田里转转，看看油菜的长势，再到未家坪转上一圈两圈，路上很难遇到熟人，偶尔遇到一个戴口罩的，都会跟他讲武汉的疫情。经过路边垃圾桶时，二伯仍会上前瞅瞅，捡些能够换钱的塑料瓶子或纸盒子。

大庆跟二伯讲过多次，叫他在屋里待着，不要出去，莫染了病毒回来害屋里人。二伯嘴上答应得上好，却管不住自个儿的腿脚。

一日，大庆看到二伯戴着口罩从外面回来。大庆嘴巴张得老大，这几天他天天去镇上买口罩买不到，他爹二伯却得了口罩。

你口罩哪来的？大庆拦住二伯问。

二伯扯下半边口罩咧着嘴说，昨儿个到垃圾桶里捡的，一共捡了十多

个哩，待会给你们一人分几个！

大庆一个踉跄，险些跌倒，他气急败坏地冲过去，一爪将二伯的口罩扯下来：猪样的，人家用过的口罩有毒你不晓得呀，你不要命我们还要命哩！

我到沟里洗过了哩！二伯一脸无辜地说。

大庆指着二伯想骂，没骂出口，一甩手，进屋去了。

所幸未家坪没人染病。过了半月，二伯身子骨也硬朗朗的，大庆一家这才舒了口气。

屋人对二伯更冷淡了，儿媳妇孙媳妇没个好脸色，这些天，连大庆也不愿跟他爹多待哪怕一会儿。至于重孙，二伯更是好多天没看到了。

二伯病了，下不来床。三伯晓得后，来看二伯，得知他好几天没吃饭，回去盛了饭菜给他端来。

二伯死了。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小桌上，搁着三伯好些天前送来的饭菜，原封没动，已经发了霉。

大伙儿纷纷议论二伯的死因，有人说病死的，有人说老死的。三伯摸着二伯消瘦的脸颊，哽咽着说，二哥他，自个儿绝的食。

诗词之美

王南海

诗词之美，需要细细品味。

中华民族拥有悠长的历史，而在历史文化长河中的古诗词，若一颗颗明珠，穿越千年的风霜岁月，依然美丽如初。喜欢诗词，喜欢其平平仄仄的音律之美，吟诵时，那种音调的抑扬顿挫，琅琅上口，极富韵律之美。

古诗词是凝练的。很多场景，你亲身体会到了，才愈发感觉古诗词的奇妙。那年，我们自驾去往敦煌，一路上都是莽莽荒凉的戈壁滩。突然，在遥远的前方，腾起高耸的沙柱，足足有几十米高，随着旋风兀自旋转。而西方，夕阳西下，硕大而红色的太阳，缓缓西沉。此时，我不由得吟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句来，在这样的场景下，我和古人似乎有了灵魂的相通。古诗词的描绘，如此精准而凝练，字字珠玑。

喜欢李白的《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投杯停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诗人用短短的文字，寥寥数语，就将心中的抑郁，以及豪情壮志都表达得淋漓尽致。

除了古诗词里的情感之美，我也喜欢那些诗情画意的文字，宛若是一幅幅凝固的画面。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境界自成高格。”我喜欢品味那样的画面：“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在深秋的夜晚，满天寒霜，姑苏城外的寒山寺的钟声敲响。这种场景，似乎让人身临其境。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诗人手拿画笔，三涂两抹，就创造出了方大的意境。

喜欢诗词创造出的万千景色，手捧一卷古诗词，就可既能领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壮阔，又能读出“梅花疏影水深浅，月光浮动暗黄昏”的幽香。诗人用诗词表达自己的人生壮志，金戈铁马的豪迈，也表达柔情与思念。

喜欢古诗词中的情趣之美。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诗人用很率真的文字，把一家人幸福甜蜜的生活跃然纸上，充满了情趣之美。

读诗需要一颗安静的心，要内心从容。读“微雨燕双飞”，或是“烟雨暗千家”，心中要似乎也有一个美好的桃花源。诗词用最纯粹的语言，体现出最真切、最丰富、最微妙的情感。读诗，可以让人明智。时光易逝，人生如沧海一粟，人要活得豁达、洒脱，才不负一生的光阴。要多读读“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亦或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读诗，让我们腹有诗书气自华。我们可以在田园生活时，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月明的山间，诵出“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而在西湖畔，亦会想起“淡妆浓抹总相宜”，我们在诗词中，会不知觉拥有淡雅而迷人的气质。

诗词之美，浸润无声，令人的精神世界丰盈而美好。

《尚书》、《诗经》、《国语》、《左传》、《史记》和《汉书》等典籍中都有关于疫情的记载。《五行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传染病的发生和防治情形。从各种文献记载来看，我国古代十分注重防治结合，尤其在国家安定、力量较强的时期，对传染病的控制最为有效。

东汉时期是我国疫病流行的爆发期，在其立国195年时间内，见诸史册的大型疫病爆发就有40余次之多，平均4至5年就大规模爆发一次，如东汉初年“扬徐部大疾疫”，会稽江左甚、会稽大疫，死者数万；东汉中期“安帝初，天灾疫、会稽大疫”；京师大疫。

《三国志·蜀书》中记载：“会曹公军不利于赤壁，兼以疫死。”《三国志·吴主传》中也描述：“公烧其余船，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可见曹军的粮草后勤依赖于水路运输，火烧赤壁，烧掉了曹操的运粮



梅 李陶 摄

老人和姑娘

闻琴

过完年，天还是冷。但四周吹过的，不是呼呼的北风，而是料峭的春风了。老人从马路那边蹒跚着过来，一边走，一边将口罩摘得严严实实。

她在家新染了头发。墨黑的发色下是遍布沟壑的额头，很不相称。而且，她身上穿的这件打折的红色格子大衣，也并不合乎她的年龄。可她对自己的装扮很是满意。

十分钟后，她已经走向社区指定的捐赠地点。拐弯时，老人偷偷瞧了瞧坐在桌子前穿着红马甲的接待人员，一看，还是前天那个绑马尾的年轻姑娘。姑娘面相和善，可老人的心却咚咚地跳个不停。她很紧张。但既然来了，还是硬着头皮过去吧。

姑娘，我捐两千。

老人摸索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信封里齐整的一沓粉红

色人民币。古铜色的陈旧的信封，还有这双龟裂的干枯瘦弱的手，一并出现在姑娘面前。

快晌午了，气温有些回暖。捐赠的人没有上午多，不用排队。年轻姑娘是在校大学生，放寒假回家不久，申请做义工不到一个星期。

一听这声音，姑娘不免抬起头，盯着老人看了几眼，从上到下，微微一皱眉，目光又定格在老人的手上。她怔住了。这双手很特别，也很熟悉。她每天接触很多双手，白皙的，稚嫩的，修长的，厚实的，这和其他捐赠人的手很不一样。姑娘心弦一动，想起来了。

好，我收下。

她双手拿过信封，紧握着笔，认真询问老人的姓名地址。

哎呀，不用写名字，这点钱又不多，一点心意。老人很兴奋，悬着的心已经放下，咧着嘴儿轻松地笑起来了，只是她捂着口罩，姑娘看不见。但老人眼里流泻的满足笑意，还是被她捕捉

到了。

还是要记下的哦。年轻姑娘突然想哭。阳光照在信封上，她的头发上、脸上。她用发丝遮住脸，竭力忍住哽咽，声音像春蚕吐丝般轻柔。

老人顺从地掏出身份证件。姑娘接过去，刷刷写一行流利的黑体字。

谢谢谢谢。老人双手合十，不知道怎么表达谢意。

不，奶奶，是我谢谢您。

立春的暖阳下，姑娘起身目送老人离开。而后，对着她矮小的背影郑重鞠了一躬。

当老人伸出那双皱巴巴的手时，她已经认出来了。一个义工告诉她：老人就住在这附近，平时就靠拾捡废品为生，很贫困，她的钱，不能收。

可没想到，今天，她又来了。

古代的疫情与防疫

张勇

船，随之而来的缺粮以及疫病爆发，造成了曹军大规模损失。著名的“七步诗人”曹子建记载得尤为详细：东汉末年建安22年（公元217年），中原传染病大流行，曹植《说疫气》中形容，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上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在亳州凤凰台发现了一座东汉晚期贵族墓，墓主人丁氏的族人，是当地望族。这座墓葬中出土了许多刻有汉字的墓砖、玉器等文物，内容深刻反映出当时动荡的社会状态。而其中一对共刻有66字的玉制文物，真实反映出古人对于疫病流行的恐惧心理。其四面均刻有铭文，一件上刻有“正月刚卯既央，灵

帝命祝融，以教夔龙，赤螭刚瘅，莫我敢当”34字，因首句中“刚卯”字样得名“刚卯”。另一件上则刻有“疾日严卯，帝命夔化，填塞固状，化兹灵受。既正既直，既飚既方，赤疫刚瘅，莫我敢当”32字，因首句“严卯”字样得名“严卯”。铭文中的“赤螭”、“赤疫”指的是给人传播疫病的恶鬼，而“刚瘅”就是劳累过度导致的疾病，两者合用泛指流行疫病。每个铭文的最后一句皆为“莫我敢当”4字，意为这些疫病在“祝融”、“夔龙”等神明的庇护下会远离佩戴之人。佩戴“刚卯”和“严卯”蕴含了古人希望远离疫病的美好愿望，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上至百官大臣，下至读书之人皆佩

戴之，可见其盛行一时，而这也反映了东汉时期疫病大规模流行的实况。

在长期与自然界斗争的过程中，人们总结出了丰富的防疫经验，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防疫措施与方法，有些至今还流行。虫蚊、鼠是一些传染病的传染源，给人类带来了极大危害，在周朝的时候，人们就用含有碳酸钙和磷酸钙的牡蛎及草木灰来防疫。

到东汉时，人们已养成了不食病死牲畜的习惯，如张仲景的《金匱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二十四》中便有“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的记载。

先秦时，开始采取将传染病病人隔离的措施，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秦朝便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凡麻风病人都要送往“疠所”，隔离起来。关于隔离观察治疗的最早详细记载见于《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晋朝为保护皇帝及朝廷官员，规定官员家中发生传染病，如有3个以上的亲属被传染，即便官员自己没有被传染，也不得入宫，为期100天。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则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

关于防疫，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努力从未中断。公元568年，河南汲郡首次出现了寺院传染病院。在西山寺，僧人们设立病房，收养病疾患者。北魏先于别坊遣医救护，后又成立医馆。南齐还出现了私人医院，以弥补国家力量的缺失。隋朝与秦类似，专门为麻风病人设立“病人坊”。唐朝时，疫情发生后，政府采取赠药、埋葬和在交通要道上晓谕药方的办法来加以控制。寺院中设立医院也很盛行，武则天还设专使加以管理。

立春第二天

向波

立春

昨天，立春来了
一直高烧不退
躲在落日里咳嗽 哭泣

为了安慰她

我丢失了酒杯

丢失了焰火

让每一片树叶呼吸通畅
让每一条河流恢复血色
桃花的脸上被勒出淤痕
她37度的手
正落在春天的额头上

赠武汉

我是带着七分善意的
虽然这些善意只是微不足道的
蔬菜 消毒水 口罩
如果可以
我再给你三分坚强
我从这巴掌大的小房子里
隔窗喊出
与子同袍

加油，兄弟

我们的过去多么不容易
愿你早日康复
我来看你

你要陪我去登江边那座楼
一起去看那只翩翩而飞的鹤

逆行者

喜欢那个为赵英明包一年家务的家伙
喜欢那个捐出积蓄三万元的老兵
喜欢那群寿光的农民兄弟
喜欢那个胖得可爱帅气的歌星韩红
哀悼那个年仅54岁的志愿者老何

他们的背影

是这个早春最浪漫的诗句

哦，对不起

我不要滚烫这个词

我愿双手合十

替所有的病毒赎罪